

# 桃花源情书之惊蛰记

□南风子

仲春将至,我立于一棵大梨树下。惊蛰已过几天了。我总觉得他是二十四节气里为数不多的豪放派,壮如悬着腰鼓的山东大汉。其他的节气,诸如雨水、小满和白露等等,自是婉约的江南少女。这个大汉的鼓声一响,大地苏醒。树木打开心房与花苞,说出积蓄一冬的情话。此时来桃花源看花,是个好时候。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,一个跟着时光老去,另一个却永远是少年模样;一个渐渐学会了推杯换盏、心口不一、追逐银子的光,另一个永远爱花,热泪滚烫,怀里有一座桃花源。眼前的梨花,如一场丰年大雪。开得热烈,豪迈,光华四溢,荡气回肠。梨树真的是才子。梨花洁白,照亮了眼睛和心情,令人不可思议。能和这洁白媲美的,只有初恋的心。而梨树的枝条,极黝黑,

极遒劲。花与干的对比,那么强烈,那么惊心动魄。这个才子,文武双全,筋肉如铁,锦口绣心。树干是他的江湖之身,花朵是他的庙堂之心。他居于草莽,却一直仰望星斗。上马提刀破敌,下马提笔写出忧郁、透明的诗。他是可以的。少年的我喜欢梨树的果,现在的我喜欢梨树的花。那时,梨花开了,我没有美的感觉。我只是预先感觉到了梨子的甜中带着微酸。而今,我痴迷梨花,我常痴想它慢点花落成果。是童年的我不懂审美,还是现在的我买椟还珠。或许从果到花,是从肉体升华到精神。年岁渐长,物欲如藤蔓爬满全身,我想借花姿花色来清洁灵魂吗?梨花开满枝头。一种莫名的忧伤开满我心头。梨树旁的小溪,泉水冷冷。我随着溪流,走向桃花。在桃花源看桃李,自然更有感觉。看山看水看花,最终看的

都是心境。桃花源是一个桃花的理想国。在我心里,桃花是佳人。她从远古一路走来,灼灼其华却带有脂粉气。直到东晋,《桃花源记》横空出世。她身上的脂粉气,才一洗而空。从此,她素颜示人,但她依然不改国色,她是幽谷中的天人。桃花源里的桃花,多生在幽谷中、溪涧旁,生的真是地方。走进陶公祠,我觉得世界瞬间安静了下来,耳朵里唯有鸟鸣与心跳。陶渊明是一个安静到极致的男子,像秋潭里的日影一样。一直记得中学语文课本里他的图像,他那双细长的眼睛微微睁开,却有着看透名利禄的力量。他衣袂飘飘,洁净到无一粒红尘。他的步履极轻,但他惊动了田园。他无意名声,但他惊动了诗坛。他是田园之美的发现者、大知音,他捕捉到了田园里令人惊艳的风神。自此,

诗人们纷纷用温润如玉的汉字,在宣纸上构建诗意田园。国人又多了一个心灵栖息地。如果中国古典诗歌有二十四节气,那么陶渊明就是惊蛰。春雷如巨鼓,惊醒大地。阳气也要开始扶摇直上了,蛰虫也动起来了。蝉、蜻蜓、蝌蚪、萤火虫,都将开启一个新的轮回。蛰者,潜龙勿用也。一些虫子给人间以光,一些虫子给人间以声,还有一些虫子给人间以禅。一阵松涛,拂面而过。是春天在歇气吗?从江南水乡,跋山涉水,登上了神州大地的第二级阶梯,春天辛苦了,该歇下脚了。桃花源里,李白如冰雪,桃红如丹砂,松绿如翡翠……春天在桃源,肆意地挥霍色彩。我打开矿泉水,对着阳光,一晃。半座山的春色,就收入瓶中。瓶水晃动的声音,轻如情人私语,又重如万钧雷霆。

## 河湾山寨 (外一首)

□吴异成

山寨不高,只高过酉水河的额头  
如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  
把河湾摇啊摇  
从一个岁月摇到另一个岁月  
从唐诗宋词里摇出来  
从古铜色的肤色里摇出来

鲜艳夺目的朝霞洒落在山寨  
水天交换  
红砖青瓦闪闪生辉  
吊脚楼在晨风中喃喃细语  
燕子出巢,低飞  
打渔郎在水里摸透人生  
闹醒不知谁家的闺女  
把情歌洒满一江河

时光在向前奔跑  
时代风起云涌  
河湾在乡村振兴的号角中响亮  
曾经的摆渡人已经不需要摆渡  
只须在晨曦里点燃岁月的烟斗  
打望来世今生

◎飘  
落叶在飘  
带着辉煌成就回归大地  
孕育着春的脚步

大地在飘  
秋风把枫叶染成鲜红的旗帜  
镰刀收割着幸福,锤头敲打着希望

旗帜在飘  
十月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声音  
引领至高无上的新时代腾飞

十月,天空高远  
碧海清透,群山威武  
一叶红帆飘满亿万人的心头

## 祖祖的生日宴

□苍岭镇中心校五年级一班谢杭希

“么儿,今天我们回老家陪你祖祖(曾祖母)吃晚饭哟。”一早,爸爸便叫醒我和弟弟。我揉了揉睡意朦胧的双眼,极不情愿地把头“挪”出被窝,嘟囔着:“爸,让我再睡会儿,再说,干嘛跑那么远吃饭呢?”最终,拗不过爸爸的催促,我只得闷闷不乐地起床洗漱。

收拾完毕后,爸爸开车载着我们赶往老家。老家位于大山深处的浪坪乡,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蜿蜒曲折,但宽敞平整的沥青路上。透过车窗,我看见远处山峦上的树木长出了嫩绿的新芽,在阳光的映射下熠熠生辉。打开车窗,一阵清爽的微风扑面而来,夹杂着山花的香气,让人心旷神怡,“起床气”早已抛诸脑后。
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,我们便到了老家,祖祖乐呵呵地站在屋檐下迎我们。老家房屋是一幢“7”字拐的木房,虽经历了70余年风雨洗礼依然保存完好。爸爸对我说:“孩子,落叶要归根,不管我们走多远,这里才是我们的根哟!”进屋后,我才发现姑父、姑姑和干爷爷、干奶奶他们早来了,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拉着家常。我一向他们问好,便和弟弟去屋外玩耍了。山里的一切都让我和弟弟感到很新鲜,不知不觉中便玩到了傍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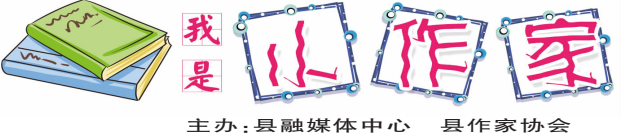
晚饭是一家人一起准备的。祖祖把刚晒干的新糯米拿出来,用温水浸泡,又用蒸笼蒸熟,然后再把蒸熟的糯米盛放到石头“耙窝”里。这时,爸爸便大显身手,用木槌一下一下地捶打糯米,直到软糯为止,最后再裹上用花生、芝麻、黄豆炒制的香面,用手捏成茶碗大小的糍粑。听爸爸说,以前生活条件艰苦的时候,要逢年过节或有重大活动时才打糍粑。我想,难道今天是要过节吗?

糍粑做好也到开饭的时候了,祖祖端坐于上席,等所有人入座后,便招呼着大家动筷子。大家开心地吃了起来。爸爸转过头来告诉我,这是中国人吃饭的规矩,长辈要坐上席。席间,爸爸举起酒杯说道:“让我们一起敬老祖,祝老人家福如东海、寿比南山。”这时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今天是祖祖的生日呀!

祖祖今年85岁了,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,勤劳、朴实、慈祥。由于多年的辛苦劳作,她的双手长满了老茧且完全变形,双腿更是受重度关节炎折磨向内拐着,然而身体的劳累和变形却远比不上她内心所承受的痛苦,我爷爷是她唯一的儿子,在四十岁那年早逝,没有人明白她内心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。今天祖祖过生日,因为有了我们的陪伴,她开心得像个小孩子。

夜渐渐深了,我们匆匆向祖祖告别。我告诉祖祖,等放假了还要回去吃她做的糍粑,引起了满屋笑声。在回家的路上,弟弟抱着妈妈的脖子奶声奶气地说:“妈妈,等你老了,我也要陪你过生日,给你买大大的蛋糕,还给你打糍粑……”爸爸笑了,妈妈轻轻搂着弟弟的头,朦胧中,我分明看到了她眼中闪动的泪花。望向窗外的万家灯火,我陷入深深的思绪中。

(指导教师:刘会玲)



主办:县融媒体中心 县作家协会

## 喜上「梅」梢

何毅摄

第 1023 期

## 作家专栏

(接上期)

“早该请你来吃顿饭。”

“你我何必客气?”

“今天哥请你来,有事相求。”

“只管说!”

“我和阿秋商量办个修理铺。”

“要得,我把沿线的包工头都介绍过来,差本钱,拿就是!”

“谢了!我过去多有小心眼,请你包涵!”

“见外了!”

“这第三杯酒,哥子要敬你!终生感谢你!”

“感谢哪样?”

“你忘了?当年你让我去当兵,我这辈子忘不了!你是我的大恩人呀!”

阿秋坐在下面火铺,猛然停了刨动,睁大了眼:“祥福,你说哪样?么毛让你去当兵?是么毛让你?”

祥福:“对的。当年我们大队征兵考起我和么毛两个,但只有一个名额。接兵部队的偏偏又看上了么毛。我叫我爹去公社找关系,可人家说,‘你买得了我,你买得了接兵部队的?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么毛自动放弃。’于是我找么毛说好话,‘哥子只有这一次机会了,我明年就超龄了。么毛,你明年后年都还可以考呀!求兄弟先把这次机会让给我吧……’”

阿秋:“这么说来,你当兵不是走的‘后门’?”

祥福:“我怎么没走‘后门’?走的是么毛的‘后门’呀。哈哈!”

阿秋转向么毛,含着幽怨:“可是真的?”

么毛哈哈一笑:“祥福编的。”

阿秋:“我说嘛,你么毛不会那么傻!”

## 凤池女人

□姚明祥

呀!”

“阿秋姐,我敢多心?人家现在是大老板,找的钱多啦,把那‘木叶子’想送哪个就送哪个……我敢多心?他不一把握死我才怪!”

阿秋愣了一下:“我们是要还的。”

阿木鼻腔哼哼:“还?”

“我不要你们还了怎么着!”么毛的脸色涨红,手指对着阿木挥舞:“婆娘话多!滚回去!”

祥福也出来招呼:“兄弟,怎么这样说兄弟媳妇?阿木,今儿我两兄弟喝多了,你真计较,快请进屋坐!”

维修铺如期开了张。祥福两口子一早就进城购置了工具。院坝上空,一块帆布斜遮着。临坝那间屋子,掀开方格木窗,设着柜台,靠里一个木架上,摆了石腊、三角皮带、机油、轴承等油机配件。没请先生择吉日,没放鞭炮震闹热。已有口碑在先,不用格外广告。果不出所料,修理铺的生意很好!沿线改道工程上的大小工头,都把病油机抬来,刚搁下就直催:“搞快点!”活常堆挤着,排着轮子整。

祥福一天到晚,不停地拆,不停地装。双手油污,一脸黧黑,周身肮脏。这时的阿秋,已不再去么毛的工地上打砂干零工,而是帮丈夫打下手,取配件……修好一台柴油机,只要30元,包工头就用50元;只要50元,就甩100元,还连道谢!

月底一盘底,好家伙!零件款加修理费,扣除还么毛的借款,还净赚了不少!祥福乐滋滋地:“一月快当我一年的工资啦!”

阿秋握着钱:“你不是说菩萨要保佑我们发财吗?如今真发了!人要多做善事,才会有好运气!”

“是的。抓紧发它一把!”

祥福说:“是真的,我可以赌咒发誓!”

么毛说:“祥福,你喝多了!”

“铛!”阿秋捧着的花碗掉在地上,破碎了!

祥福责备:“大人八汉的,连个碗都端不住!你也喝多了?”

阿秋自知失态,赶忙跳下火铺收拾残碗。在碗柜里另取了一个小花碗,复坐火铺,靠近祥福,取过酒瓶,给每人倒上半碗白酒,约上祥福:“来,我两口子敬你恩人一杯!”说罢,一饮而尽。

祥福也不示弱,抓过酒瓶,三人斟满,拍了一下阿秋的肩膀:“来,我两口子敬你情人一杯!”

么毛说:“看你两口子,一个‘恩人’,一个‘情人’的,叫我怎么受得了?来,我敬你两口子:恩恩爱爱,生意兴隆!”

都喝得有七八分醉了,这时,门外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声:“么毛!么毛!”

阿秋迎出去,是阿木,便要扯她进屋:“快来!快来!吃夜饭!”

阿木不管理,只阴着脸朝屋里喊:“么毛!么毛!你硬是打狗连裆扯不脱啦?”

么毛红着脸,踉踉着走出来,一手扶着门框,一手指着站在院坝里穿金戴银的阿木说:“婆娘,你乱咬啥?今儿是祥福请我喝酒,我们往昔的‘阿庆嫂’‘郭建光’‘胡传魁’一起喝酒,你怎么着呀?”

阿木仍在酸溜溜地:“你硬差这杯马尿水喝呀?现在你是包工头大老板啦,有人看得起你啦!”说着特意朝阿秋斜视一眼。

阿秋的脸本来粉红,这时比红纸还红。她知道阿木话里藏刺:“有钱人哪个不喜欢呢?阿木,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